

将进酒

高安侠

还有沉淀在岁月里的酒香。

二

酒不是粮食。粮食也不是酒，二者之间有一道天堑。然而，粮食确实是酒的前世，或者说酒是粮食的今生。我想象着粮食，最好是高粱，我喜欢的一种植物，浑圆朴实、最有土地的气息。

秋天，湛蓝的天空下，高粱长成了，高高的个子，摇曳在一望无际的田野。它们成熟饱满，吸纳了阳光和大地的滋养。每一粒籽充满了力量，迫不及待地谷壳里蹦跳而出。从今天开始，它们独立了！作为高粱，每一粒都有自己的前途和方向。

可以选择的道路很多：譬如，作为种子，期待来年的另一场丰收；或者粗陶碗里的农家饭，被黧黑的大手捧着，作为一顿普通的晌午饭；又或一盏细瓷杯子里的酒，在某个喜庆的宴会上，被人恭恭敬敬地端着，献给尊敬的人。正如每一个人所必经的选择那样，里面充满了犹疑、徘徊和不确定性。当然，大多数高粱会成为农家炕桌上的一顿便饭，简单扎实，一帆风顺地完成了作为庄稼的使命。

没有错的，粮食的命运轨迹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然而，一个群体中，总有一些不肯走寻常路的家伙。因为颗粒饱满、品质优良，它们注定要成为酒，以物质的形式参与人的精神世界。

从前，酿酒是纯手工活，人的肌体和酒亲密接触，人的灵气也自然而然地渗入其中。比如一只灵巧的手把原料抓在手里，轻轻揉搓。在指尖的起落间，酒与人便产生了交流。人的汗水、心情融入其中，甚至秋日的阳光，田野的一场风，农家小院的忙乱都会进入酒，成为一种味道。

在一次次的筛选剔除中，杂质渐渐减少，剩下的籽实如同那些酒坊里的精壮汉子那样，颗粒紫中透亮，辉映着喜庆的微光。

饱满、结实的粮食在碾盘上跳荡，蹦蹦跳跳的青春一望而去的是锦绣前程。红地毯在地上铺着，一步一步走上去，轻盈妙曼。无数羡慕的眼光，照相机咔嚓作响，前程似锦啊前程似锦！满心满意的骄傲和喜悦。等在前方的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的呢？选择了这一条路是多么幸运啊！

忽然，一只巨大的石碾压过来；瞬

间，痛楚周身弥漫，想不到在锦绣前程中还要经受这股煎熬。高粱和大麦、小麦、豌豆、大米种种粮食被掺杂在一起，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在粉身碎骨的劫难里，彼此进入，难以分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自的独立名号也将被撤销。现在，它们只是一堆造酒的原料，灰头土脸地胶着在一起，名叫酒醅。不管彼此喜欢还是厌恶，都要天天黏在一起，就像陕北人说的，一个锅里搅稠稀，再也无法分开了。

三

闷热的酿酒坊，阳光从高处的小窗子透过来，形成一个个细长的光柱，打在十几个精壮汉子的肩膀上，汗水流成了细细的溪流，随着劳作的节奏，在阳光里面一闪一闪。汉子们挥舞铁锨奋力搅拌，肩膀上的肌肉隆起得像一座小山似的。长期在酒坊间劳作的人都练就了好臂力，一只手可以举起一只碌碡。酒曲还有麸皮或者稻壳搅拌其间，尽力搅匀，不留一点疙瘩。然后挥舞的铁锨将其铲入一个个一人多深的窖内。在窖内，将要进行的事情是“酝酿”。

请注意“酝酿”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造酒的发酵过程。比喻做准备作。”这个词和人类造酒的历史一样漫长。几千年过去了，它渐渐从酒坊里的俚语变成了典雅的文言，存在于典籍里面。不过，在陕北，今天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山里老农也会使用，把它作为日常口语。一大家子凑在一块商量族中大事，几个旱烟锅一明一灭，大家默默无语，主事人催促，老大，你先说。老大嘴里嚼着烟嘴，慢悠悠道：“甬急，酝酿酝酿。”足足一袋烟工夫，肚子里酝酿成了，才慢慢开口，当然，一开口，话就有了分量，不能落到地上。

酒的酝酿其实很讲究，要有好窖泥，据说窖泥是酿酒的关键。好的窖泥原料来自水田里的淤泥，把淤泥从水田里取出，加以苹果、梨子等反复拌合，使它们的清香糅和在泥里面。当酒醅进入窖内，浮面要盖一层厚厚的散发着臭气的窖泥。

那些曾经在阳光下生长的粮食是怎么都不会想到如此境地，如此不堪，窖泥劈头盖脸盖住了最后的光线，难道一生就要这样度过吗？

等待。唯一可做的事情便是等待。

在等待中酒醅渐渐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本毫无干系的东西，试图沟通、融合。窖泥中那些不可捉摸的气息渗入了酒醅，这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神秘的转换。没有谁能说清楚那里发生了什

么，一种新的滋味便诞生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不能用常识去解释。

四

在一只巨型蒸屉里，粮食将要在这一脱胎换骨。

酿酒的汉子运足气力，挥舞木锨将酒醅铲入大蒸锅，就像命运之神拨弄众生一样，随意、自然，不假思索。

甑片之下是来自远山的泉水，只是一顿饭工夫，安静清冽的泉水咆哮起来，掀起湍急的白浪，似千百头雪狮子奋鬣扬鬃，一切狰狞可怖，恍惚地狱一般。谁能知道在历练成酒的路上，这般艰难，只好闭上眼睛听天由命。热汗源源不断流出，流出、流出，蒸腾的白气随着一只细小的管道渐渐凝结成流质，一只大木桶等在这里，它将迎接酒的诞生。

一盏细瓷酒杯，或者一只粗瓷大碗，还未沾唇，那味道像一支先锋队，抢先攻占鼻腔，急、烈、冲，把所有的味道都压下去，就像杨玉环回眸一笑，令六宫粉黛花容失色。太鲜丽、太炫目，夺人眼球，存在感太强。一时，竟有千百种感觉，秋日爽朗的高原，湛蓝天空下劳作的身影，扶犁黑手上的毕露的青筋，打谷场上，连枷声声，山鸣谷应。

现在，一撮粮食变成了一滴酒，就像唐三藏西天取经，终于修成正果。它再也不是单纯的果腹之物，而是化蛹为蝶，蝶变而仙，直接进入了人的精神世界。

然而，历练还没有结束。正如一把宝剑要经历淬火才能削铁如泥，吹发即断。酒还要放入酒窖洞藏，一个远离了喧嚣、热闹的所在，地穴一般暗无天日，与阳世毫无瓜葛，或者被世界遗忘。在漫长的日子里，在漆黑的酒海中，渐渐醇化。把张牙舞爪的个性折回去，藏起来；把血气方刚的起起武夫磨砺成儒雅敦厚的白衣秀士。将直露浅白的脾气隐藏起来，将张扬刚烈修剪平整，学会了从容不迫，隐忍柔韧。

酒在舌尖上缠绕，醇厚纯粹、意味深长，似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暗合一个人在夜静时分，打开内心宝藏，摩挲那些只属于自己的东西，肚子里的酸甜苦辣镌刻在心灵深处，回味无穷。所有过去的日子，只是一个字：香。苦也罢、甜也罢，都被记忆收藏，在岁月深处闪着幽暗的光。



冬日遐思(外一首)

熊轲

迎接冬天，依稀听到北风的低吟
简单的景，寂寞的窗，深情的心
构成异乡的画境，添些禅意抒情

我是陌生的客细品一份素洁
等待江山披上银装，凝眉沉思
把酒唱和祖辈赠予的俚语
明媚的早晨，思绪融进心里
会有余温，温暖望乡的目光

留下无限遐思，挂念时光与巷陌
行道树整齐排列，向朦胧处延伸
把此刻多情托付给醉人的诗章
为了灯影中父母不变的牵挂

想见一场雪

晚睡的夜向窗外望去
漫山遍野的寒意，寻个幽然的地方
枯枝、空山、寒水、大梦、浮生
填满我的胸腔，如此接近天然

等待西风萦绕，是丹青流动
山河融入干净的墨韵，存有情怀
绘成千般画意，独个拾检岁月
细细雕琢三诗趣，理解自然

别害怕雾气与炊烟遮住目光
有履迹和时间证明到访过
有几回，希望一场雪铺满戏台
熟记一些禅语，回首是雪与青丝

过年

轩清雪

街灯如昼，年味来得浓烈
所有繁杂思绪印证着这一刻的真切

吃年夜饭，访亲友，举行拜年仪式……
把爱攥在手心，心心相连

我想，一定有个节日超越生死
遥隔千里，终生眷恋
不为时间游走而递减

是人、是情
是留存于世最深的味道

最美的春花秋月 and 日月星辰

邓新乐

黑板是一扇长长的窗
五彩的粉笔经常把窗推得吱吱呀呀响
密密麻麻的字
勾勒出最美的春花秋月、日月星辰

讲台撑起老师沉重的两肩
两肩托起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

早起晚睡的灯
是不是也和你一样疲惫和苍老
磨破大地的脚步声
是不是能引来经久不息的掌声



高歌猛进

苗青 摄

纸上春节

马晓炜

喜气洋洋的春节不知不觉悄然走过，此刻，用心去捧读历代文人雅士纸上的春节，于绚丽多姿的诗文中，回想那淡远的年味儿。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千百年来，在众多记载和描述过年传统民俗活动的诗文中，宋代王安石的《元日》可谓是脍炙人口。作者用敏锐的视角，摄取当时百姓过春节时的生动画面与细节，描写了家家户户在爆竹声中欢度佳节，人们在和煦的春风里醉饮屠苏酒，节日充满了欢乐温馨的喜庆气氛。阳光照进千家万户，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开始了新的一年。诗人给我们展现了旧时民间过春节的习俗，浓郁的生活气息跃然纸上。

春节习俗中还有一个“守岁”，就是

除夕晚上人们通宵不眠，开怀畅饮、团圆取乐、共祝新年。“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这首《守岁》诗，描写了宫廷中在除夕夜宴饮赋诗、守岁迎新的欢乐奢华盛况。而宋代朱淑真的《除夜》：“穷冬欲去尚徘徊，独坐频斟守岁杯。一夜腊寒随漏尽，十分春色破朝来。”描绘了普通百姓在除夕夜，既与旧岁依依惜别，又满怀欢喜地迎接新年到来的激动心情。

爆竹也放了，美酒也喝了，岁也守了，得去田野里走走看看，和春天来个约会。“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清代叶燮的这首《迎春》诗，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那无限的盎然春意，氤氲在旷野，荡漾在人们心

头，着实令人心旷神怡、思绪翩翩。

如果说古代文人笔下的春节，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民族文化盛宴的心灵体验，那么在现代文人的笔墨里则显得更加摇曳生姿、回味无穷。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过年喜欢热闹。每到春节，他家的小院里都会举办猜灯谜活动，猜中的人可以得到一份小礼品。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用优美的笔调，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活动、吃食、礼仪、景观。以至于有人读后惊呼，这哪里是篇散文，分明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其实老舍的名字也和春节有关，老舍出生于腊月二十三，第二天便是立春，父母为他取名舒庆春，就有庆祝春天到来的含义。

一直以冷峻示人的鲁迅，也曾写过一篇《过年》，对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

“格外的庆贺”“比新历年还起劲”给予了赞赏。他自己则是：“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第二年除夕之夜，鲁迅写信对友人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

“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这是莫言在《过去的年》中所写。琅琅上口的歌谣，无不洋溢着喜庆的年味气息，韵律里充满着烂漫的童真童趣，仿佛把我们带回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历代文人笔下的春节，字里行间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慢慢品味。

楊家嶺

